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〇〇回 如意館席上聚英雄 國舅府房中結叛黨

話說徐國舅正同太后說到吃緊之際，忽見昭陽院兩名太監，慌慌張張進了內宮，兜了一個圈子，往外就走。看官，你道這兩個太監來到慈寧宮所為何事？其實因皇上最愛的一條獅子犬逃走，進來尋找的。那知周選侍趁便又進讒言道：「國舅爺，你請看現今慈寧宮一舉一動，大約總有人查點。這兩個太監不是昭陽院的嗎？諒情也不過因國舅進宮，特為來察看情形的。」說畢，又歎口氣道：「咱家雖不明典故，但覺得歷代的太后，總能挾制皇上，不料咱的這位太后，反被皇上挾制，究不解是何道理？」且言太后本是無主見的人，那經得周選侍三番五次的挑剔，心中真個是又氣又悶，又苦又恨。想了半晌，又對徐國舅說道：「我們定然照徐姪兒的法子做去罷了。」國舅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以後還有更改嗎？」太后道：「老兄弟放心，愚姊雖刀加頸上，總無改悔是了。」徐國舅見大事已定，當即退出。所以寇頓奏蘇同口供的這日，徐天化剛剛也賣請召五賢王歸觀、祝嘏。可憐這位仁聖之主，大禍臨頭，還同在夢中一樣。閒話休提。且言人生世上，光陰最速，轉盼之際，不覺已到了八月十四了。濟公曉得大禍切近，暗道：照俺的法力，要是走進宮去，代他們排解排解，原屬不難。但是這件事中，還有幾名在劫，俺不便開了殺戒。兼之保駕各神，若屢屢見我佛家弟子上前賣弄法力，不免也有些妒忌。為今之計，必須要找幾個幫手才得成功呢。心中想著，就在西湖濱兩岸踱去，連酒也沒得功夫去吃了。那知走了一日，一點機會沒有。晚間正是好月亮，因此趁著月光，要走到大成廟那邊看看工程到什麼樣子了。那知走了不到一箭之路，前面有一座鬆樹林子，忽然內裡奔出兩人，嘴裡喊著道：「快走呀、快走呀！追得來呀！」濟公聽得聲腔，到是很熟，搭眼一看，不覺心中大喜。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雷鳴、陳亮。濟公故作不知，嘴裡但念了一句「唵叭迷吽」。但聽前面一個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師父來救我了！」濟公正向前走，忽見陳亮沒命的奔來，一把便抓住濟公的衲衣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救命！」話音之間，雷鳴也就跑到說：「請師父快上前擋一擋，這位小英雄很利害呢！」濟公便叫雷鳴、陳亮躲在身後，自己反迎著鬆樹林站定。見得林內連躍帶跳的出來一人，嘴裡罵道：「狗娘養的！那去了？那怕你入了龍王海，也要追到了水晶宮！」那知才到林外，見對面月光之下，站著一個和尚，心裡想道：這個和尚，倒像那天在船上相幫捉強盜的呢。再一細看，一些不差，連忙把錘向後面一撥，就要上前行禮。濟公一見，哈哈大笑，一手攙住這人的手，從背後把陳亮、雷鳴拉出說道：「見見，見見，你們要算不打不相識呢！」

濟公道：「壯士因何至此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自從船上分別之後，仍在娘舅如意館裡幫同照料，適才因月色甚好，出來閒逛閒逛。那知走到北城腳通湖亭茶館門口，搭眼看見劉香妙，同一尼僧飛奔而過。在下連忙追去，要同他動手，他卻反身喊道：『後面人快走上來，捉人呀！』在下掉頭一看，就見這二位奔上，再看劉香妙同那尼僧，不知到那處去了。所以就同這二位動起手來，且戰且走，一直到了此地。但是在下多多冒犯，還不曾請問二位尊姓大名呢！」陳亮一聽，頓足道：「這個妖道有多狡猾！我們本是追他的，他反說我們是他一類，弄得個不分皂白，一味廝打，幸虧還不曾受傷呢！在下也不曾請教尊姓大名，先請說了罷。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姓楊名魁，外人送我一個綽號，叫做笑面虎。」陳亮道：「在下姓陳名亮。」又指雷鳴道：「俺兩個兒跟隨師父多年了。」楊魁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在下是大大的失敬了。」陳亮、雷鳴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」

三人正在敘些客套，忽聽濟公發聲道：「你們見面就同俺作對，這些五言八句，俺是最恨的，偏偏要說把俺聽，是個什麼道理呢？快些不必要說，俺們尋座酒店去吃酒罷！還有一件大事要去談談呢！」楊魁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說著，便在前領路。見他轉過幾條曲折折的巷子，到了大街，恰恰就把他領到娘舅家如意館去了。進了店門，揀了一張桌子，濟公便朝上一坐。陳亮、雷鳴要同楊魁讓禮，楊魁道：「這可算是在下家裡，請兩兄不必客氣了。」二人只得對著濟公坐下。但見楊魁走到櫃內，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，一個個的都張張望望的，好像看景子一般，楊魁也連忙就歸了座位。不上一刻，但見一個伙計，拿了四大壺酒來，另外一個伙計，托著一面方盤，內中擺著各樣的肴饌，楊魁也幫著一樣一樣的端下。伙計派了杯筷，先代每人面前斟上了一大杯酒，說道：「楊小爺，要添什麼，再喊我罷，我還要應酬別處呢。」說著，手裡拿著一塊抹桌布到別處去了。四人談談說說，就酒兒、肉兒的吃了個不亦樂乎。

忽聽濟公向陳亮問道：「你二人幾時到這裡的？」陳亮道：「我們自師父走後，在張欽差處過了多時，老大不見師父轉回，不知何故。後來張三回來，張鐵差心才放下。」說到此處，楊魁插嘴道：「這位張三，不是少少幾根鬍子，黑滋滋的圓面孔嗎？」陳亮道：「不錯，楊兄怎樣認識的呢？」楊魁就把吃魚翅被打的話說了一遍，濟公在座拍手的笑個不住。陳亮道：「這本是一個渾人，打得正好。」轉口又說道：「張三回來，曉得師父暫時不得出京了，我同雷鳴就要前來看看師父，卻被張欽差不肯放走，說不知師父住處，去也無益。過了多時，雷鳴又生起病來，足足兩個多月才好。前日兩個兒就辭了張欽差，幸虧一路順風，今早到了此地。但是今日找師父，整整找了一天，金相府、秦相府，都問遍了。不料晚間巧巧遇著劉香妙同一尼僧，苦苦追來，半路卻被這妖道哄過，就同楊兄殺起，所以遇著了師父。想來也就同鬼使神差一般呢！」濟公道：「陳亮你剛才說這個鬼使神差這句話，倒很有些道理。你曉得早晚有件大事，正要用著你們呢。楊魁，這件事也可以乾乾，就此博個位兒，祭宗耀祖。這件事就是後天夜裡的事，你們就在此不要散腳，我明天還有兩處要去走走呢。」楊魁道：「如不嫌敝處污穢，就請在此站腳，也無不可。」四人吃過酒飯，連濟公也在此寄宿，暫且按下不提。

且言徐國舅徐天化，出了慈寧宮，同徐姪斟酌了一番。過了幾日，就上了一本，請皇上降旨召五賢王回宮祝嘏，卻喜皇上准奏。又過了幾日，這日已是八月初五了，正在內室同妻子華氏議論此事，華氏道：「三兒雖有見識，還少計較了一事。我看起來，內中一聲有警，難免九門提督不出力保護。這事又不能同他說明，他又不在招付外營的轄下。據我的見識，宮外還要得兩個得力的人，帶四五百兵，以防不測才好。」徐天化道：「賢妻之見，格外周密，要算這件事該應是辦得妥的了。但是外面用的這兩個人，倒要慎重才好呢！」華氏道：「現今湖西大營，此時不是提督趙公勝帶的嗎？我看他本領要算天下第一，他又很敬重你，又在你轄下，你何不許他些富貴，叫他幫你在宮外照應照應，這就萬無一失了。」徐天化搖頭不迭的說道：「用不得，用不得。這人是一個鐵石的忠臣，若是同他接合，不是自家壞事嗎？」夫婦正在左思右想，無人可托，忽外面走進一個尼僧，年約二三十歲，生得十分窈窕，進來就請了國舅夫人的安。徐國舅見他標緻可愛，捨不得出去，仍然在房中，故意的拿著一本書坐下，做一個樣子。但聽華氏道：「蘇師傅是陣什麼風刮到我這裡來的，把我要想煞了。」

看官，你道這個尼僧是誰？卻係就是同劉香妙有奸的蘇蓮芳。蘇蓮芳見華氏這樣說來，便用折扇遮住了嘴。微微的笑著，又偷看了國舅一眼，說道：「夫人不要提起，這向時小尼走的道兒很多，不是小尼有點本領，懂得點隱身法，幾乎就喪了命了。」華氏猛然被他一句提醒，暗道：如用這人做個心腹，照應外面，倒是萬無一失呢。因接口又問道：「蘇師傅難道在外面遇見強盜了嗎？」蘇蓮芳道：「強盜賭力的也有，同道賭法也有，但是總不曾買到小尼的便宜。」華氏道：「師傅實在好本領，要像我們遇著了，嚇就要嚇死了呢。」說到此處，但見徐天化向華氏丟了一個眼色，放下手中的書，起身就進了套房。華氏已知其意，說道：「師傅坐一坐，我說一句話就來。」連忙也進了套房。徐天化迎上低低的說道：「這個尼僧就是蘇蓮芳嗎？」華氏道：「不錯。」天化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我們何不著他照應宮外呢？」華氏道：「我也有這意見，等我慢慢的拿話打動他便了。」華氏說畢，連忙走出。蘇蓮芳又問道：「兩月之間，小尼未曾叩見，諒國舅夫人身體總康健呢？」華氏道：「好還算好，就是為這位國大姑太太煩死了。」蘇蓮芳道：「他老人家萬人之上，還有什麼不稱心要煩人麼？」華氏歎口氣道：「一家不知一家事，偏偏的他獨是個不稱心呢。」說著又低低的就著蘇蓮芳的耳朵說道：「師傅你來得正好，現今有件大富大貴的事體，你不妨仗著本領，也去乾乾。」蘇蓮芳也低聲說道：「只要夫人吩咐，諒情總不得差路走，就是小尼丟了命，都是情願的。」看官，你曉得蘇蓮芳順口的這句話，後來

恰恰的就應著了，此是後事，暫且不提。

單言華氏見蘇蓮芳之話已經入彀，便輕輕的將宮中謀篡的事情，以及怎樣安排的法子，說了一遍。蘇蓮芳道：「據小尼看來，宮外照應並不要多帶兵丁，就是進午門也不大容易。我倒有一個絕妙的計策，大凡做事未想進步，先想退步，不但宮外要人照應，就是午門城口，也要有人把持。假使事不順手，九門提督把午門堵住，雖令郎本領很好，諒情沒得升高的功夫，這還逃得掉嗎？小尼卻喜還有一個道友，本領較小尼還高得幾倍。我就把他約來，一同皆扮做戲子入內，把午門的事情交了他，把宮外的事情交了我。而且我們皆有法術，比帶兵反強勝得多呢。但是大事成後，我們也不想做官，用什麼做謝勞呢？」華氏聽畢，沉吟了一會，前次也聽見別的尼姑說過的，曉得他同劉香妙要好，今日說的這個道友，多分是劉香妙。因說道：「師傅要想謝儀，倒有件極合巧的謝儀呢。現今皇上不是造大成廟恭維濟顛僧的嗎？假如大事成功，叫國舅請新君降一道旨意，將大成廟改做雙修庵，命你同這道友一同住持，你看好是好不好？」蘇蓮芳一聽，正中下懷，真正是做夢也想不著的事，還有不喜歡的，笑得連張嘴都合不攏來。二人正在說得情投意合，忽外面雲板敲得應天響的。忽見一個家人，帶著一個太監進來，華氏不知何事，只嚇得心裡忐忑忐忑的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